

世界名著譯叢

— 1 —

英國·B·羅素著
沈鍊之譯

權力

改進出版社發行

權力

——
一個新的社會分析

力 權

元 價 實
費 寄 加 酌 埠 外

著 作 者 英 國 · B · 羅 素

譯 者 沈 鍊 之

發 行 者 改 進 出 版 社

總 社 福 州 小 橋 路 二 〇 四 號

印 刷 所 福 州 小 橋 路 二 〇 四 號

營 業 部 福 州 小 橋 路 二 〇 四 號

印 刷 者 改 進 出 版 社

經 售 者 各 地 各 大 書 店

究 必 印 翻 ★ 有 所 權 版

版 再 月 一 年 五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目次

第一章	權力的衝動	(一)
第二章	領袖與信徒	(九)
第三章	權力的形式	(二九)
第四章	僧侶的權力	(四三)
第五章	國王的權力	(六七)
第六章	赤裸的權力	(七六)
第七章	革命的權力	(九八)
第八章	經濟的權力	(一二二)
第九章	支配與論的權力	(一二七)
第十章	權力所導源的教條	(一三六)
第十一章	團體的生物學	(一四七)
第十二章	政府的權力與形式	(一六七)
第十三章	團體與個人	(一九〇)

第十四章	競爭……………	(二〇〇)
第十五章	權力與道德律……………	(二一三)
第十六章	權力哲學……………	(二三七)
第十七章	權力的倫理學……………	(二四七)
第十八章	權力的馴服……………	(二五七)

第一章 權力的衝動

人與其他動物之間，有各種不同的區別，有的是屬於智力的，有的屬於感情內。主要的感情的區別之一，就是人類的某些慾望，與動物的慾望不同，是漫無限制的，而且不能得到完全的滿足。蟒蛇吃飽了東西就去睡覺，一直睡到食慾回復的時候；如果別的動物不是這樣做，那是因為它們的食物分量不夠或因為它們懼怕敵人。動物的活動，除了少數的例外，是受生存與生殖作用的基本需要的鼓勵，而不超出這些需要所要求者之外。

至於人類則不然。的確，大部分人類不得不這樣辛苦工作獲得必需的物品，以致留下很少力量作其他的企圖；但是那些生活無憂無慮的人，並不因此而停止活動。薛西斯

(Xerxes)出征雅典的時候，並不缺乏衣食與妻妾。牛頓(Newton)被選為三一學院官費研究員(Fellow of Trinity)以後，物質的舒適已經可靠，但是在得到官費以後，他才著成他的「基本原理解(Principia)。聖法蘭西斯(St Francis)與羅耀拉(Legatus Loyola)並不需要創立教派來逃避窮乏。這些都是著名的人物，但是除了少數特別遲鈍的人以外，所有的人都有這同樣的特性，雖則程度不同。A夫人對於她的丈夫的營業成功很有把握，並沒有進貧民習藝所的恐懼，可是她喜歡比B夫人裝扮得好一點，雖則她可以用更少的代價避免肺炎的危險。她與A先生都覺得愉快，如果他受封爵士或當選國會議員。在幻想中所想像的勝利是無止境的，而如果把這些勝利視為可能，就要努力使其實現。

想像是一條刺棒，它強迫人類在他們的基本需要已滿足後，作繼續不斷的努力。我們大多數的人認識很少這樣的機會，可以說這樣的話：

假如現在應當死，

現在是最快樂，因為我怕

我的靈魂有這樣完全的滿足，

再沒有同樣的另一種舒適

繼續在不知的命運裏。

在我們罕有的完全快樂的時候，像奧塞羅(Othello)似的，自然願望死，因為我們知道滿足是不能持久的。我們所需要永久的快樂，在人類是不可能的；惟有上帝能有完全的幸福，因為王國、權力和光榮都是他的。地上的王國受其他王國的限制；地上的權力因死而夭折；雖則我們建築金字塔或「與不朽的詩句聯婚」，地上的光榮，跟着世紀的消逝而凋謝。那些僅有些微權力和光榮的人，以為再增加一點權力就可以滿足，但是他們這種看法完全錯誤了：這些慾望是無變足的，無限止的，惟有在上帝的無限境界裏，它們才能得到安息。

動物對於生存與生殖作用覺得滿足，而人類却還要擴張，關於這一方面，他們的慾望一直擴張到想像所以為可能的一切東西為止。每個人都喜歡變成上帝，如果這是可能的；有少數的人覺得難於承認這種不可能性。這些人是按照米爾頓(Milton)的「魔鬼」的式樣造成的，像它似的，把高尚和不虔敬成爲一片。我所謂「不虔敬」是指不依賴神學信仰的東西；我的意思是說否認個人權力的限制。這種「泰坦式」的高尚和不虔敬的聯合，在大征服者身上是最容易看得見的，但是這種聯合的某些原素，在一切的人身上都有。這就是它使社會的合作發生困難，因為我們每個人喜歡想像這種合作如上帝和他的崇拜者的合作一樣，而將自己處在上帝的地位。因此發生競爭，妥協和政府的需要，反叛的衝動，伴着

不安定和定期的暴行。因此，需要道德約束無政府的自斷。

在人類的無限的慾望中，主要的慾望是權力與榮譽。這兩樣東西並不相同，雖則它們有密切的連繫；英國的首相的權力較多於榮譽，而英王的榮譽却較多於權力。但是，平常得到榮譽最簡便的方法，就是取得權力；這尤其關於那些在公共事業方面活動的人。所以就大體言，榮譽的慾望所推動的行爲，正與權力的慾望所推動的行爲相同，在實際上的應用，這兩個動機可以視作一樣東西。

正統派經濟學家假設經濟的利已可作爲社會科學上的基本動機，正與馬克思(Mark)——他在這一點上與他們完全一致——一樣，是完全錯誤的。日用品的慾望，如與權力和榮譽分開，是有限的，而平庸的能力即可以使其完全滿足。真正高貴的慾望，並不受物質舒適的嗜好的指使。例如立法院用賄賂方法以供自己利用的日用品，或經專家選擇出來的古代名畫家作品的私人陳列館，這些東西的追求是因爲權力或榮譽，不是爲供給舒適的坐處。個人和團體已經穩有某種相當的舒適程度，他們所要追求的權力，並不是財富；他們也許追求財富作爲取得權力的手段，或則他們放棄財富的增加，以期獲得權力的增加，但是在這兩種情形之下，他們的基本動機都不是經濟的。

正統派和馬克思派經濟學中這一種錯誤，不僅是理論的，而是在實際上極關重要：這

個錯誤，會使近年來發生的幾樁主要事件引起人家誤會。只有實在感覺到權力的嗜好是和社會事件有重大關係的活動的原因，歷史——無論古代或近代的歷史——才能得到正確的解釋。

在這本書裏面，我所關心的是要證明社會科學上基本的概念是權力，它的涵義與能力是物理學上的基本概念是相同的。權力像能力一樣，有許多形式，如財富、軍備、政府的機關、輿論的控制。這些東西，沒有一樣可以視為附屬於其他的東西，沒有一種形式是導源於其他形式的。單獨的試來討論某一種權力形式——譬如說財富——只能有部分的成功，正如單研究一種能力形式，在某幾點上是有缺陷的，除非同時注意到其他的形式。財富也許由於武力或輿論控制而來，正如這二者或許導源於財富。社會動力的法則，是只能以權力的用語陳述，不能以這種或那種權力形式的用語陳述的法則。以前，軍事的權力被單獨分開來，其結果勝敗好像是依賴司令長官的意外的才能。現在，通常把經濟的權力視為產生其他各種權力的泉源；我以為這是一種很大的錯誤，正與純粹的軍事歷史學者所犯的錯誤一樣，這些歷史家受經濟觀點的影響已顯出是不合時宜。其次，還有一些人把宣傳看作權力的基本形式。這並不是一種新的意見，在這些自昔相沿的語句，如「真理是偉大的，將來總會勝利」(*Magna est veritas et prevalebunt*)和「殉道者的血是教會的種子」裏

面已有具體的表現，這種觀點和軍事或經濟的觀點之真假程度大致相等。宣傳假如能造成一種近乎一致的輿論，就能產生一種不可抵抗的力量！但是有軍事或經濟統制的人，如果他們願意的話，就把這個利用在宣傳上面。我們再拿物理學來作比擬：權力像能力似的，必須視作繼續不斷從某一種形式變為另一種形式，尋求這些變化的法則應是社會科學的任務。把任何一種權力形式單獨分開的嘗試，尤其在我們這個時代，把經濟的權力單獨分開的嘗試，已經是——現在還是——許多實際上重大錯誤的泉源的一種。

各種社會關於權力有許多不同之處。第一，個人或團體所有權力的程度不同：例如因為組織的發達，現在的國家比從前的國家有更多的權力，是顯而易見的。其次，最有勢力的團體的種類不同：武力的專制，神權政體，富豪政體是很不相同的樣式。第三，獲得權力的方法不同：世襲王位產生一種高貴的人物，一個偉大教士所需才能，產生另一種人，民主政治產生第三種人，戰爭產生第四種人。

如貴族政治或世襲君主政體的社會制度不存在的地方，可以使用權力的人數不受限制，泛言之，最希望權力的人就是那些最可期望獲得權力的人。結果，在權力對大家公開的社會體系裏，授予權力的職位的佔據者，平常是那些與一般人不同而特別嗜好權力的人。權力的嗜好，雖則是一個最強的人類的動機，可是它分配得很不公平，而且受其他各種動

機的限制，譬如舒適的嗜好，娛樂的嗜好，有時候稱讚的嗜好。權力的嗜好，在比較胆怯的人身上，化裝爲服從他人領導的衝動，這種衝動，使大胆的人的權力衝動的範圍擴大。權力的衝動並不強烈的人，大概對於事件的進行不會有多大的影響。引起社會變化的人物，平常是那些非常希望這樣做的人。所以，權力的嗜好是那些能引起重大結果的人的特點。如果我們把它看作唯一的人類的動機，我們自然錯誤，但是這種錯誤，不會引導我們在探求社會科學中的因果律的時候，深入迷途，如一般人所預料的，因爲權力的嗜好是產生社會科學所須研究的變化的唯一的動機。

社會動力的法則——我是這樣主張的——惟有用各種形式的權力的用語可以表達出來。爲發現這些法則，第一，必須將權力的形式來分類，其次，將團體和個人曾經控制人類生活的方法的各種重要歷史先例加以復習。

我始終保持着兩種目的，一方面提示我相信較之經濟學家所教訓的更適當的一般社會變化的分析，另一方面，使現在和可能的最近的將來較之那些受十八十九世紀支配着想像的人所能了解的較容易了解。這兩個世紀在許多方面是例外的，我們現在好像在許多方面正要回到較早時代流行的思想和生活的形式。要了解我們的時代和它的需要，上古和中古的歷史都是不可缺少的，因爲惟有這樣，我們才能達到一種可能的進步形式，而這種形式

是不受十九世紀的公理的過度支配。

第二章 領袖與信徒

權力的衝動有兩種形式：在領袖身上是顯明的；在他們的信徒身上是隱含的。人們願意追隨一個領袖，其目的在於他所領導的團體獲得權力，他們覺得他的勝利就是他們自己的勝利。大多數的人感覺到自己缺乏領導他們的團體獲取勝利所需的才能，因此尋出一個似具有取得優勝權所需的勇氣和機敏的首領。甚至在宗教方面，這種衝動也可以看得出來。尼采（Nietzsche）歸咎基督教誨教誨奴隸道德，但是目的總是最後的勝利。「馴良的人們是幸福的，因為他們應繼承世界。」或如下面這首很著名的聖歌更明白地敘述出來：

上帝的兒子出發打仗，

爭取一個王冠。

他的血紅的旌旗遠遠地飄揚？

誰作他的扈從？

誰能够痛飲他戰勝痛苦

的悲哀之杯，

誰能够忍耐的在下面背負着他的十字架，

就是能作他扈從的人。

如果這是一種奴隸道德，那麼每個忍受戰役的艱苦的起身行伍之人，與每個奔走選舉非常出力的一般的政客，都應視作奴隸。但是，事實上，在每件真正合作的事業中，追從者在心理上和領袖一樣不覺得是一個奴隸。

這件事實，使得團體所造成的不能避免的權力不平等可以忍受。而這種不平等，隨着社會的變成更有機化而增加，並不減少。

權力分配不平均在人類社會中早已存在，遠在我們的知識所能追溯的過去。這是一部分因為外界的需要，一部分因為人性內在的原因。大多數的集體經營，非有一個統濟機關

來領導，是不可能的。如果要建造一座房子，必須有一個人打好圖樣；如果要在一條鐵路上行駛列車，時間表決不能由司機人隨意處置。如果要建築一條新路，必須有一個人決定它的路線。雖是民選的政府，畢竟還是政府，所以，根據與心理學毫無關係的理由，如果要使集體經營成功，必須一方面有發號施令的人，另一方面有服從命令的人。但是這成爲可能的事實，尤其是實際的權力不平等超過技術的原因所要求者之外的事實，只能以個別心理學和生理學的財諸來解釋。有些人的特性引導他們常去命令他人，有些人常是服從別人的命令。在道爾德兩極端中間，是大羣的普通人，他們在某種情況之下，喜歡命令別人，但是在其他狀況之下，願意受領袖的指揮。

阿德勒爾（Adler）在他所著的「人性說」（Understanding Human Nature）這部書裏面分別順從和傲慢兩種典型。他說：「奴性的人是依靠別人的規則和法令而生活，這種典型的人幾乎強迫的要尋出一個奴性的地位。」在另一方面，他接着說，是傲慢的典型，它問：「如何我可以高於一切人？」這一種人在需要領導者的時候，就被人發現，在革命的時候，登臺造極。阿德勒爾把這兩種典型人物都認爲不是吾人所願望的，至少是它們的極端的形式。他認爲這種人都是教育的產物。他論，「權威的教育最大的害處就是給兒童一種權力的理想，並且指示他如何去獲得這種權力的愉快。」我們可以加說：

句，權威的教育隨時能產生奴隸的典範和專制典範，因為它使人感覺到一個個互相合作的。人彼此間唯一可能關係就是個人發施命令而另個人服從命令的關係。

各種有限形式的權力嗜好競爭是普遍的，但是它的絕對的形式是罕見的。一個有權治理自己家庭的婦人，對於國家首相所享受的那種政治權力，也許會畏避的；相反地，林肯（Abraham Lincoln）雖然不怕統治美國，却不能應付家庭的內戰。假如貝勒豐號（Bellerophon）罹難，拿破崙也許會逃到小艇上，馴良地服從英國軍官的命令。人們相信有能力處理當前事務的時候，他們就喜歡權力，但是當他們知道自己沒有這種才能時，他們就寧可追隨一個領袖。

順從的衝動，與命令的衝動一樣的現實，一樣的平常，都是根源於恐懼的。最難駕馭的一羣小孩，在一個危險的狀況之下（例如着火），會變為完全服從一個有才能的成年人的命令；當前次歐戰發生時，潘克斯脫的信徒們（Pankhursts）和魯意喬治（Lloyd George）和解了。凡有危急的時候，大多數人的衝動是要尋出一種「權威」受其統治；在這種時候，很少有人夢想革命。當戰事爆發時，人民對於政府也有同樣的感覺。

團體並不一定為應付危險而設計的。經濟的組織在某些情形之下（如煤礦），含有危險，但是這些危險是意外的，如果被消滅了，團體仍是很興盛的。概括地說，應付危險並